

竹齋子
海夢

上



社會長篇
香艷小說

孽海夢

戰雲密布避難赴他鄉

第一回

舊雨重逢中流談陳跡

『沈沈永夜。闌干芍藥。嬌容含雨。分明五更夢。也淚流如
許。天爲濃懽容易曙。月朦朦個人窗戶。當時已隱約。况
夢中尋路。』

這篇小說的開端。就錄着上面這一首小詞。著者記得在那兒
見過而迴憶出來的。彷彿是某女士的憶少年詞。這詞雖當不
起「黃娟幼婦」四個字。然而依在下個人的經驗上看來。却
有點意思。描寫當時惜別的情景。不得不害起醋相思了。二千



年前。江淹文通氏說的「黯然銷魂惟別而已。」誠足爲千古之名論。從來世界上最不堪回首的事情。好算是生死。是離別。但是話又說回來。凡是人們生在世間。照天演進化上講起來。終是不可避免的歷程。著者飽經憂患。歷盡情場。有時兒傷心。有時兒落淚。悲歡離合。迭經滄桑。在執筆寫這部小說的時候。孽海滔滔。千端萬緒。一腔熱血。不知從那兒說起。霎時間。頓將「新愁」「舊恨」「抑鬱」「悲憤」「惆悵」「煩惱」「傷心」「懺悔」如潮湧似的一齊奔上心頭。不禁靜默了五分鐘。幾幾寫不出半句話來。現在暫且按下思潮。慢慢地描寫我所見所聞。及親身經歷的情形。拏來重溫我的舊夢吧。唉！舊夢舊夢。悵觸當年的舊夢。真似把我的寸心。浸在五味瓶中。



不知甜酸苦辣。置身人事栗六的中間。回首重溫舊夢。自己亦不知是淚是墨。姑且寫出來。供給讀者消遣罷。話說那天是民國十五年初夏時節的旁晚。夕陽行將西下。明月還未東升。一陣陣的涼風。吹得那河旁垂楊隨風飄舞。枝頭野鳥。吱呀作鳴。好似互訴離別的樣子。正是牧童歸去橫牛背。田野農夫荷鋤來。此時此景。就是湖南省湘潭縣附近一個村莊裏的垂晚景象。在這村莊裏的盡頭。開着一家小茶室。那茶室門口的樹蔭底下。歇着二頂竹轎。轎後的杠上。加繫上幾件行李。那四個轎夫。正圍坐在茶室門口一只半舊的白木桌子旁邊。吸烟的吸烟。抹汗的抹汗。茶室裏面。坐着二位青年男女。正在啜茗憩息。看那女郎。生得是明眸皓齒。曼態嬌容。雖是淡粧素服。益覺



得天然麗質。不假修飾。那少年却是朝裏坐着。只見他身上穿了件白色長衫。左邊袖管上還纏了塊黑紗。其時那少年已立起身體。踱將出來。纔見他面貌生得和那女郎彷彿。眉目之間。更露出一種英挺氣概。他踱到門口。便對幾個轎夫說道。天色將黑。吾們快些趁早趕路吧。說畢。便回身進去。給了茶資。同着那女郎走到竹轎邊。各自坐了一頂。那四個轎夫。便分抬上肩頭。舉步如飛。向那條到湘潭縣的路上走去。這時暮色蒼茫。炊烟四起。天空中漸漸地推上一層黑幕來。鄉間田岸。本極崎嶇。況且垂暮時分。益覺迷濛難行。加以村犬吠影。更足令人却步。幸虧那幾個轎夫。對於這種田岸。是走慣的。所以仍舊行無所事的前進。上燈時候。已到城裏。便在一家客棧門口歇下了轎。



轎夫將行李交給客棧裏的茶房。那少年給清轎錢。和那女郎跟着茶房走進客棧。見那客棧是一宅老式住屋改闢的房屋。雖然低而且舊。倒也一間一間分隔得井井有條。當下揀間雙舖房間。茶房將行李安頓舒齊。隨後送上洗臉水。泡好一壺茶。另外取着一張住客單。送到少年面前。笑嘻嘻的說道。先生貴姓。請你將姓名寫在這上面吧。那少年瞧了一瞧。順手在桌上取了枝禿筆。在單子上颼颼地寫了華再明與妹競雄。湖南湘鄉縣人幾個字。茶房笑着接了單子。自行退出。不一刻。送進夜飯來。二人胡亂用了一頓。茶房進來收拾清楚。少年便說道。明天這裏有船開到漢口去嗎。若有。你便對賬房裏說。替吾打二張官船票子。不要忘却。茶房應了個是。便帶上房門。退身而



那女郎坐了一回。好像身體很是疲乏。開口說道。哥哥。吾不
再坐。想早些睡了。那少年點了點頭道。吾也覺得很吃力。亦想
安歇了。于是他倆各自歸寢。尋他們的黃梁好夢。在下如今
趁他二人遊黑甜鄉的時候。倒轉來敘敘他二人的來歷吧。原
來單上寫的華再明。便是那少年的姓名。再明的父親早已過
世。母親何氏。去世未久。生有一妹。妹名競雄。便是那同行的女
郎。再明父親在日。在湘鄉地方。可算得是一位富翁。過世的時
候。遺下不少財產。但是光復以後。迭經好幾次湘戰。他們的財
產損失不少。現在已經是所存有限。再明年幼時候。在本地一
個小學校裏讀書。頗肯用功。文學斐然可觀。後來便到長沙府
一個中學校裏讀了幾年。上年方纔畢業回來。他妹妹競雄也



在本地學校裏讀過幾年。已經畢業。那時何氏夫人還未去世。將伊愛若掌珠。不放伊出去讀書。所以也在家裏。二人在家很孝順母親。何氏夫人心裏好生歡喜。以爲人生在世。能有孝順兒女承歡膝下。尙有何求呢。誰知就在這年秋天。他老人家不幸得了個痢疾症。老年人怎經得起生這種病。便一天一天的重起來。那時急得再明兄妹二人。手足無措。請了好幾個醫生來診治。何奈病症已深。藥石無救。卒至一病不起。與世長辭。兄妹二人。悲痛逾恆。祇得請了幾個族中尊長來。辦理一切後事。免不得誦經追薦。超度亡魂。百日之後。便擇了塊吉地。與他父親的靈柩。合併安葬。諸事辦妥。已是臘盡春回的時候。家家戶戶。慶祝新春。好不熱鬧。再明等因守制在家。不能隨俗。過了一



個多月。那日再明閑着無事。便將訂購的報紙翻閱。見載着曹鐵痕出走長沙的消息。不禁嘆道。時局又起變化。吾湘南人民又不能安枕矣。不多幾時。果然不出再明所料。田智僧逼逐木一馨。鄂軍助木回湘等消息。接一連二的登載出來。再明知道戰雲已佈。不能不速逃避。當下便和競雄商議道。報上載的木田消息。殊屬危險。吾們這裏終非樂土。吾想本來吾們也要出去求學。現在趁這避難時候。便一同出去一遭。總比坐守在家裏的好。至於房屋器具。只好去和四叔商議了。再說。吾這個主意。妹妹以爲然否。競雄喜道。哥哥的意思。正和吾相同。吾想房屋等事。可以命忠貴照管。他是吾家多年的老僕。諒必可以付托。說着。便叫了忠貴進來。說了這番意思。忠貴道。這裏的事。吾



當然照管。但是少爺和小姐出門。路上平安否。倒不能疏忽。還是打聽了着實再走吧。再明點了點頭。便一逕去訪他的四叔。他的四叔名喚祖庵。平時極其看重再明。這日祖庵見他到來。便笑問道。你怎麼好幾天不到這裏來。近來外邊的風聲。很是不好。諒必你也曉得吧。再明道。吾原爲這事而來。想和四叔商議。接着將自己的意思講出來。祖庵點頭道。你的意思不錯。吾也是這般想。吾是年紀已老。犯不着再東跑西走。至于你們。不能和吾一樣。終須暫避幾時。但是吾聽得別人說。現在木軍已進駐岳州。乘勝追逐田軍。你們此去。途中恐不平安。依吾主意。不如稍候幾天。聽聽風聲。再走不遲。再明想了一想。也覺不錯。便別了祖庵。回家將這番話。對競雄和忠貴二人說知。競雄慍



慍道。年老的人。做一樁事。終是顧前慮後。使人心煩。吾們又不
是奸細。難道要怕軍隊裏捉去鎗斃嗎。忠貴笑道。小姐不要性
急。四老爺說的話。諒必不錯的。便再等幾天。總是把細點好。競
雄當下無法可想。只索罷了。不料從此以後。風聲一天緊如一
天。木軍節節進逼。將抵長沙。湘鄉地方。勢將波及。這時恨得競
雄牙癢癢地。嚙嚙道。都是你們做事不爽利。纔弄得現在這般
去又不能。住又不可。看你們怎樣辦呢。再明亦覺很是爲難。祇
得笑道。吾們又不是故意要這樣。無非是想在途中圖個平安。
貿貿然一走。出了岔子。真覺無處伸冤。現在吾也無法可想。還
是去和四叔商議吧。當下不敢待慢。重又跑到祖庵家裏去。直
到晚上。方纔回來。競雄忙不迭的問道。哥哥怎麼去了好半天。



四叔怎樣說，吾們就能動身嗎？再明懶懶的說道：「還早，還早，再有幾天要等咧。」競雄着急道：「你們真要看見這裏開了仗，纔想動身嗎？」再明笑道：「妹妹，吾勸你不要性急，待吾將這緣故講給你聽。」今天吾去訪四叔，適巧他已經出去，吾祇得等在那邊和叔母閑談了一回，纔見他回來，便對吾說：「今天去會了一個朋友，那朋友是在田軍軍隊裏辦事的，據說昨天上邊已傳下命令，叫駐紮在這裏的軍隊，隨着大軍，赴援衡州寶應，不日就要開拔了。」所以四叔說：「這裏不多幾天，必歸木軍。」到了那時動身，便能萬無一失了。」競雄搶着說道：「哥哥，你不會問問四叔，倘然他們在這裏開起仗來，那時便怎樣呢？」再明道：「吾何嘗沒有問過，祇是四叔很有把握，說這裏是不妨事，所以吾不便再說。」吾



想橫豎是出去玩。便遲了幾天。也不見得誤了事。競雄嘆道。隨便你們吧。吾也懶得爭論。若然吾認得路程。情願獨自先走。就算出了事。也決不會怨到你們身上。再明曉得伊的脾氣。向來是說着風。就扯篷的。當下不再多響。如是又過了好幾天。果然田軍完全退守衡州。湘鄉已歸木軍之手。那時快活得競雄連連催促再明預備動身的事。其時祖庵亦因風聲暫時總算平靜。故而親自來問何日動身。三人商議了一回。准定四月廿八日動身。到了廿七那天。少不得先到父母墳上。祭別一番。明天早晨。祖庵夫婦倆已來。自有一番叮囑的言語。忠貴僱好竹轎。將行李交給轎夫。兄妹二人。辭別了叔父母。坐着竹轎。遠離桑梓。作客他鄉。在下先前寫的一段。便是他們在途中休憩的情



况……今再說他們這天在客棧裏過一宿。明天早晨二人起身梳洗過。茶房進來說道。昨晚華先生命吾們打的船票已經舒齊說畢。將兩張船票交出。再明接過一瞧。見是日清公司湘江丸的官艙票。便道。怎麼是東洋船的。別家公司的船沒有嗎。茶房笑着道。別家的船。剛巧沒有。橫豎一樣好到漢口。管他東洋西洋。况且他的價錢比別家的船公道得多咧。華先生。你不必多心。吾說給你聽。吾曾經看見過許多人。嘴上說得很是好聽。抵制日貨咧。經濟絕交咧。只顧鼓吹着。可是一到背後。只要他自己有好處。便和東洋人打得火熱。他還反轉來說。中日親善。東亞和平。同是黃種人。原應該連絡呀。再明聽到這裏。不覺搖了搖頭。輕輕嘆一口氣。快快地問了茶房號目。便叫他去開了。



賬來。照數付清。另外賞了幾個錢。叫他先將行李送到船上。等着。自己和競雄走出棧房。向碼頭上踱去。一路見得那些商店。雖是開着門。照常營業。祇是門庭冷落。滿目淒涼。二人走到碼頭。上了船。找着房間。見茶房正等在裏面。便吩咐他將鋪蓋攤好。打發他走後。二人胡亂吃了些點心。船已開行。旁晚時份。競雄因天氣很熱。便獨自到三樓閣上去納涼了。再明一個人在艙裏。很是冷靜。隨即接踵而去。見競雄坐在靠欄邊椅上。斜着身體。遠眺岸旁隱隱約約的景緻。再明走過去笑道。妹妹。你倒乖。覺得很會得到這裏來納涼。競雄回過頭來笑道。哥哥。你自己不會享福。倒反而來說吾則甚。你也坐一回吧。再明點頭坐下。閒談了一回。覺得晚風拂拂沁人心脾。委實心曠神馳。不忍



遽離。競雄笑道。想不到這次打仗。倒像造成機會。給吾們出來
逛逛。哥哥你說是嗎。再明悽然道。妹妹休得這般說。吾們雖是
快樂。須知這時戰地許多同胞。家破人亡。求生不得。正不知怎
樣苦呢。說畢嘆息不已。競雄亦覺方纔的話說得太無道德心。
反悔無及。不禁黯然不歡。第二天下午。那只船已在洞庭湖破
浪前進。不一回。已抵岳州。停泊在江中。再明走出艙位。凭欄閒
眺。見那些划子。正在搭載旅客。駁運貨物。來來往往。忙得如織
機梭子一般。忽見內中一只划子。載了個西裝少年。從岸旁直
向輪船划來。再明覺得這少年很是面熟。正在凝神的時候。這
只划子已經靠在輪船邊。少年便立出身體。提了只旅行皮包。
欲走上輪船。這時再明看得清楚。不禁大喜。忙呼道。錦人兄。你



動身到那裏去呀。這少年忽聽得船上有人呼他。忙抬頭一看。認得是再明。便笑道。原來再明兄也在船上。真是巧極了。邊說邊給了渡資。走上輪船。找到再明。笑着說道。吾們好久不會。忽忽一年有餘。你一向可好。現在到漢口去嗎。再明道。吾因為吾們那裏不平靜。所以同舍妹出來避難。倘然有合意的學堂。便想再讀書。你現在到那裏去。有何貴幹呢。錦人皺了皺眉頭道。吾現在到漢口去。說起吾的事。話長得很。待吾覓得了房間。再來和你細談吧。再明道。既然這樣。吾便和你一同去找。于是二人便走到賬房裏。說了來意。賬房先生見是官艙客人。不敢待慢。立刻差個茶房。領到一間官艙裏。錦人一看很合意。便點頭允可。再明見定妥了房間。恐他有事。便說吾住在斜對面三號。